

—— 本 教 學 中 界 世 準 標 程 課 新 ——

用 生 學 學 中 級 初

氏 朱

文 國 中 初

冊 六 第

芒 劍 朱 者 輯 編

—— 行 印 局 書 界 世 ——

一 從梅花說到美

豐子愷

梅花開了，枯寂的嚴冬已經過去，春的消息已經到了。諸君不妨暫時拋卻教科書和筆記簿，來觀賞一下梅花。

我們站在梅花面前，看到冰清玉潔的花朵的時候，心中感到一種異常的快適。這快適與收到附匯票的家信時或得到 Full Mark 的分數時的快適，滋味不同；與聽到下課鈴時的快適，星期六晚上的快適，心情也全然各異。這是一種沈靜深刻而微妙的好快適。言語不能說明，而對花的時候，各人會自然感到。這就叫做「美」。

美不能說明而只能感到。但我們在梅花前面實際地感到了這種沈靜深刻而微妙的美，而不求推究和說明，總不甘心。美的本身的滋味雖然不能說出，但美的外部的情狀，例如原因或條件等，總可推究而談論一下。現在我看見了

梅花而感到美，感到了美而想談美了。

關於「美是什麼」的問題，自古沒有一定的學說。俄羅斯的文豪托爾斯泰曾在其藝術論中列述近代三四十位美學研究者的學說，而各人說法不同。要深研這個問題，當讀美學的專書。現在我們只能將古來最著名的幾家的學說，在這裏約略談論一下。

最初，希臘的哲學家蘇格拉底這樣說：「美的東西，就是最適合於其用途及目的的東西。」他舉房屋爲實例，說最美觀的房屋，就是最合於用途，最適於住居的房屋，這的確是有理由的。房子的外觀無論何等美麗，而內部不適於居人，決不能說是美的建築。不僅房屋爲然，用具及衣服等亦是如此。花瓶的樣子無論何等巧妙，倘內部不能盛水插花，下部不能穩坐在桌子上，終不能說是美的工藝品。高底皮鞋的曲線無論何等玲瓏，倘穿了走路要跌交，終不能說是美的裝束。

「美就是適於用途與目的。」蘇格拉底這句話，在建築及工藝上固然講得通，但按到我們的梅花，就使人難解了。我們站在梅花前面，實際地感到梅花的美。但梅花有甚麼用途與目的呢？梅花是天教牠開的，不是人所製造的；天生出牠來，或許有用途與目的，但人們不能知道。人們只能站在牠面前，而感到牠的美。風景也是如此。西湖的風景很美，但我們決不會想起西湖的用途與目的。只有巨人可拿西湖來當鏡子罷！

這樣想來，蘇格拉底的美學說是專指人造的實用物而說的；自然及藝術品的美，都不能用他的學說來說明。梅花與西湖都很美，而沒有用途與目的；姜白石的暗香與疎影，為咏梅的有名的詞，但詞有什麼用途與目的呢？蘇格拉底的話，很有缺陷呢！

蘇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圖，也是思想很好的美學者。他想補足先生的缺陷，說「美是給我們快感的。」這話的確不錯。我們站在梅花前面，看到梅花的

名畫，讀到暗香疎影，的確發生一種快感，在開篇處我早已說過了。

然而仔細一想，這話也未必盡然，有快感的東西不一定是美的。例如夏天吃冰淇淋，冬天捧熱水袋，都有快感。然而吃冰淇淋與捧熱水袋不能說是美的。餚饌入口時很有快感，然廚司不能說是美術家。羅馬的享樂主義的人們中，原有重視餚饌的人，說餚饌是比繪畫音樂更美的藝術。但這是我們所不能首肯的話，或羅馬的亡國奴的話。照柏拉圖的話做去，將與羅馬的亡國奴一樣了。柏拉圖自己蔑視肴饌，這樣說來，繪畫、音樂、彫刻等一切訴於感覺的美術，均不足取了。（因為柏拉圖是一個輕視肉體而貴重靈魂的哲學家，肴饌是養肉體的，所以蔑視。）故柏拉圖的學說，仍不免有很大的缺陷。

於是柏拉圖的弟子亞里斯多德，再來修補先生的學說的缺陷。但他對於美沒有議論，只有對於藝術的學說。他說，「藝術貴乎逼真。」這也的確是卓見。諸位上圖畫課時，不是盡力要求畫得像麼？小孩子看見梅花，畫五個圓圈，我

們看見了都贊道：『畫得很好。』因為很像梅花，所以很好。照亞理斯多德的話說來，藝術貴乎自然的模仿，凡肖似實物的都是美的。這叫做「自然模仿說」。在古來的藝術論中很有勢力，到今日還不失為藝術論的中心。

然而仔細一想，這一說也不是健全的。倘藝術貴乎自然的模倣，凡肖似實物的都是美的，那麼，照相是最高的藝術，照相師是最偉大的藝術家了。用照相照出來的景物，比手畫出來的景物逼真得多，則照相應該比繪畫更貴了。然而照相終是照相，近來雖有進步的美術照相，但嚴格地說來，美術照相只能說是一種準藝術，不能視為一種正當藝術。理由很長，簡言之：因為照相中缺乏人的心的活動，故不能成為正格的藝術。畫家所畫的梅花，是捨棄梅花的不美的點，而僅取其美的點，又助長其美，而表現紙上的。換言之，畫中的梅花是理想化的梅花。畫中可以行理想化，而照相中不能。模倣與理想化——此二者為藝術成立的重大條件。亞理斯多德的話，偏重了模倣而疎忽了理想化，所以不是健全

的學說。

以上所說，是古代最著名的三家美術說。近代的思想家，對於美術有什麼新意見呢？德國有真善美合一說及美的獨立說，二說正相反對。略述如下：

近代德國美學家包姆加敦（Baumgarten 1714-1762）說：『圓滿之物訴

於我們的感覺的時候，我們感到美。』這句話道理很複雜了。所謂圓滿，必定有種種要素。例如梅花，僅乎五個圓圈，不能稱為圓滿，必有許多花，又有蕊，有枝，有幹，或有益。總之，不是單純而是複雜的。但一味複雜而沒有秩序，例如在紙上亂描了幾百個圓圈，又不能稱為圓滿，不成為畫；必須講究布置，而有統一，方可稱為圓滿。故換言之，圓滿就是「複雜的統一」。做人也是如此：無論何等良善的人，倘過於率直或過於曲折，決不能有圓滿的人格；必須有豐富的知識和感情，而又有統一的見解的人，方能具有圓滿的人格。倘我們用意志來力求這圓滿，就是「善」；用理知來認識這圓滿，就是「真」；用感情來感到這圓滿，就是

「美。」故真、美、善是同一物；不過或訴於意志，或訴於理知，或訴於感情而已。——這叫做真、善、美合一說。

反之，德國還有溫克爾曼（Winckmann 1717-1768）和雷迅（Lessing 1729-1781）兩人，完全反對包姆加敦，說美是獨立的。他們說：「美與真、善不同。美全是美，除美以外無他物。」

但近代美學上最重要的學說，是「客觀說」與「主觀說」的「反對說」，前者說美在於（客觀的）外物的梅花上，後者說美在於（主觀的）看梅花的人的心中。這種問題的探究，實在很有趣味。現在略述之如下：

美的客觀說，始創於英國 英國畫家 霍格斯（Hogarth 1697-1764）說：「物的形狀由種種線造成。線有直線與曲線。曲線比直線更美。」現今研究裸體畫的人，有曲線美之說。這話便是霍格斯所倡的。霍格斯說：「曲線所成的物一定美觀。故美全在於事物中。」倘問他：「梅花爲什麼是美的？」他一定回答：「因

爲牠有很好的曲線。』

美的客觀說的提倡者很多；就中有的學者，曾指定美的具體的五條件，說法很爲有趣。他說美的事，今略爲伸說之。

第一，形狀小的——美的事物，大抵其形狀是小的。女人比男人，身體大概較小，故女人大概比男人爲美。英語稱女性爲 Fair Sex 卽「美性」。中國文學中描寫美人多用小字，例如「嬌小」、「生小」稱女子爲「小姐」、「小鬟」；女子的名字也多用「小紅」、「小蘋」等。因爲小的大都可愛。孩子們喜歡洋囡囡，大人們喜歡頑寶石、象牙細工，大半是因其小而可愛的原故。我們看了梅花覺得美，也半是爲了梅花形小的原故。假如有像傘一般大的梅花，我們見了一定只覺得驚，不感到美。我們看見嬰孩，總覺得可愛。但假如嬰孩同白象一般大，我們就覺得可怕了。

第二，表面光滑的——美的事物，大概表面光滑。這也可先用美人來證明。

美人的第一要件是肌膚光澤。故詩詞中有「玉體」、「玉肌」、「玉女」等語。我們所以愛玉，愛寶，愛大理石，愛水晶，半是愛牠們的光滑。愛雲，愛雪，愛水，也是爲了潔淨無瑕的原故。化妝品——雪花膏，生髮油，蜜，大都是以使膚髮光滑爲目的的。

第三，輪廓爲曲線的——這與霍格斯所說相同。曲線大概比直線爲可愛。試拿一個圓的玩具和一個方的玩具同時給小孩子看，請他擇選一件，他一定取圓的。人的顏面，直線多而稜角顯然，不及曲線多而帶圓味的好看。矗立的西洋建築，上端加一圓的 Dome 比平頂的好看得多。西湖的山多曲線，故優美。雲與森林的美，大半在於其周圍的曲線。美人的臉必由曲線組成：下端圓肥而膨大的所謂「瓜子臉」，有豐滿之感；上端膨大而下端尖削的「倒瓜子臉」，有清秀之感。孩子的臉中倘有了直線，這孩子一定不可愛。

第四，纖弱的——纖弱與小相類似。可愛的東西，大概是弱的。例如鳥、白兔、

貓，大都是弱小的。在人中，女子比男子弱，小孩比大人弱；弱了反而可愛。

第五，色彩明而柔的——色彩的明，換言之，就是白的，淡的。諺云：『白色隱七難；』故女子都歡喜搽粉。色的柔，就是明與暗的程度相差不可過多。由明漸漸的暗，或由暗漸漸地明，稱爲「柔的調子」。柔的調子大都是美的。物體受着過強的光，或過於接近光源，其明暗判然，即生剛調子。剛調子不及柔調子的美觀。窗上用窗幃，電燈泡用毛玻璃，便是欲減弱光的強度，使光勻和，在室中的人物上映成柔和的調子。女子不喜立在燈的近旁或太陽光中，便是欲避去剛調子。太陽下的女子罩着薄絹的彩傘，臉上的光線異常通明而柔美。

我們偷問這班學者：『梅花爲什麼是美的？』他們一定回答：『梅花形小，瓣光澤，由曲線包成，纖弱，色又明柔，故美。』這叫做「美的客觀說」。這的確有充實的理由。

反之，美的主觀說，始創於德國，康德 (Kant 1724-1804) 便是其大將。據

康德的意見：美不在於物的性質，而在於自己的心的如何感受。這話很有道理。人們都覺得自己的子女可愛，故有語云：『癩頭兒子自己的好。』人們都覺得自己的戀人可愛，故有語云：『情人眼裏出西施。』這種話中，其實含有很深的真理。法蘭西的詩人波獨雷爾（Baudelaire）有一首詩，詩中描寫自己死後，死骸上生出蛆蟲來，其蛆蟲非常美麗。可知心的所愛，蛆蟲也會美起來。我們站在梅花前面，而感到梅花的美，並非梅花的美，正是因為我們懷着欣賞的心的原故。作暗香、疎影的姜白石站在梅花前面，其所見的美一定比我們更多。計算梅花有幾個瓣與幾個蕊的博物學者，對梅花全不感到其美。挑了盆梅而在街上求售的賣花人，只覺得重的擔負。

感到美的時候，我們的心情如何，極簡要地說起來，即須捨棄理知的念頭，而僅用感情來迎受。美是要用情感到的；博物先生用了理知之念而對梅花，賣花人用了功利之念而對梅花，故對梅花均不能感到其美。故美的主觀說，是

不許人們想起物的用途與目的的。這與前述的蘇格拉底的實用說恰好相反。但這當然是比希臘時代更進步的思想。我們研究美術，正宜宗奉這個學說。

康德這學說，名爲「無關心說」(Disinterestedness) 無關心，就是說美的創作或鑑賞的時候不可想起物的實用的方面，描盆景時不可專想吃蘋果，看展覽會時不可專想買畫，而用欣賞與感歎的態度，把自己的心沒入在對象中。這的確是不滅的真理。

以上所說的客觀說與主觀說，是近代美學上最重的二反對說。每說各有其根據。禪家有「幡動、心動」的話；即看見風吹幡動的時候，一人說是幡動，又一人說是心動；又有「鐘鳴、撞木鳴」的話；即敲鐘的時候，或可說是鐘在發音，或可說是撞木在發音。究竟是幡動抑心動？鐘鳴抑撞木鳴？照我們的常識想來，兩者不可分離，不能偏說一邊。這是與「雞生卵，卵生雞」一樣的難問題。應該說「幡與心共動，鐘與撞木共鳴」。這就是德國的席勒爾 (Schiller 1759-

1805) 的「美的主客觀融合說。」

融合說的意見：梅花原是美的；但倘沒有能領略這美的心，就不能感到其美。反之，頗有領略美感的心，而所對的不是梅花而是一堆鳥糞，也就不能感到美。故美不能僅用主觀或僅用客觀感得。二者同時共動，美感方始成立，這實在是最充分圓滿的學說，世界贊同的人很多。席勒爾以後的德國學者，例如海格爾，黑格爾（Hegel）叔本華（Schopenhauer）哈特曼（Hartmann）等，都是信從這融合說的。

以上把古來關於美的最著名的學說大約說過了。但這不過是美的外部的情狀，不是美本身的滋味；美的滋味，在口上與筆上決不能說出，只得由各人自己去實地感受了。

梅花開了，諸君不妨暫時拋卻教科書，去窗前觀賞一下。「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不同在於何處，紙上寫不下來，只能請諸位自己去感

受了。

【注釋】

(一) Full mark, 英語, 義即「及格的符號。」

(二) 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1828—1910) 是俄國十九世紀最著名的文學家。

(三) 蘇格拉底, (Socrates 469—399 B. C.) 雅典人。因篤信真理, 被忌者所陷, 服毒死獄中。

(四) 姜白石, 名夔, 字堯章, 南宋鄱陽人, 爲中國著名詞家。著有白石道人詩詞集。

(五) 暗香, 疏影, 係姜夔咏梅的詞調名。

(六) 柏拉圖, (Plato 427—347 B. C.) 是希臘雅典的哲學家。

(七) 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 C.) 是希臘哲學家。

(八) 溫克爾曼, 是德國著作家。

(九) 雷迅, 是德國著名文學家。

(一〇) Dome, 英語, 義即「穹窿的屋頂。」

(一一) 康德, 是德國著名哲學家。

(一二) 西施, 卽西子, 已見第五册第五十二篇注釋(四)。

(一三) 按波獨雷爾名 Charles, 生於一八二一年, 死於一八六七年。

(一四) 席勒爾, 是德國著名的戲劇作家。

(一五) 按海格爾名 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生於一七七〇年, 死於一八三〇年, 爲德國

著名哲學家。

(一六) 按叔本華名 Arthur, 生於一七八九年, 死於一八六〇年, 爲德國著名哲學家。

(一七) 按哈特曼名 Karl Robert Eduard Von, 生於一八四二年, 死於一九〇六年, 爲德國著

名哲學家。

(一八) 按所引爲宋杜小山詩句。

【參考】

1. 文體 本篇爲辨別美的觀念的議論文。內容先說由觀賞梅花而感到的美；次舉歷來美學家的學說，申論偏於主觀或客觀的各具理由，尤以主客觀融合的學說爲最充分。

2. 修辭法——忌冷僻字。

我們在討論文法後，即須繼續研究修辭的方法。所謂修辭，意即修飾文辭。不論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凡欲達到「真」「美」「善」的途徑，即不能不講究修辭；所以在中國古書上，早有「修辭」一名詞；（周易乾文言：『修辭立其誠。』）而英語中亦有 Rhetoric（譯爲修辭學）一字。不過修辭學的包涵很廣，我們現在要講的，僅係修辭學上一種初步的知識。大致修辭的要項，可分爲「選字」、「遣詞」、「鍊句」、「藻飾」四種。所謂「選字」就是作文時對於字面的選擇。文章的價值，在使人人能看得懂，所以非常冷僻的字，切忌使用。例如本篇中：

梅花開了，枯寂的嚴冬已經過去，

這「枯寂」兩字，義同寂寞，那是習見的字面，本極明白的。假使將「枯寂」兩字改爲「嘆喏」，雖見楚辭，同是寂寞的意思，但覺得都是不習見的字面而非常冷僻了。